

元代散曲中的戏曲史料及其价值述略

刘英波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在元代散曲中,存有一些有关元代戏曲的史料。通过梳理、分析,大致可把它们归纳为四类:一是有关元代戏曲演出的史料,二是有关一些戏曲家的史料,三是有关部分乐妓的史料,四是关于少数戏曲故事和戏曲剧目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的存在,有一定的补遗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 元代散曲;戏曲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12)01-0059-04

有元一代以曲胜,是多年以来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随着人们对元代诗文的不断梳理、研究,发现元代诗文的成就并不像原来大家印象中的那样鄙陋、浅俗,而是在许多地方值得关注与研究,但这并不等于说元曲要让位于元代诗文。我们认为以别有特色的俗文学样式出现于中国古代文学流变史中的元曲,仍在元代文学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仍应成为元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对其进行研究的前提,应是在熟悉文本的基础上尽量多地掌握当时的相关史料。就元代戏曲而言,应该了解当时的剧作家、演员、剧本、演出等多方面的史料。可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这方面的史料留存并不多,从而大大制约了对元代戏曲的研究。带着寻找元代戏曲相关基础史料的愿望,我们翻查了元代的一些资料,除一些文物考古的记录外,我们发现在元人笔记中有一些重要的戏曲材料,如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而在清人顾嗣立编选《元诗选》中并没发现可资借鉴的戏曲史料。翻查《全元散曲》时,我们发现其中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戏曲史料。据《全元散曲》^[1](共收小令 3853首,套数 457套)统计,其中与戏曲相关的小令 162首,套曲 18套(其中一些作品与戏曲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如文人送给一些乐妓的恋情、调侃之作,为全面了解这些史料,这里均统计在内。)通过对这些曲作的梳理、分类,我们大致把它们归纳为四种情况。

一、对元代戏曲演出的相关记述

从统计的散曲作品看,其中对元代戏曲的演出进行直接描述的主要涉及到三个套曲,分别是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栏》、高安道的【般涉调·哨遍】《噪淡行院》、汤舜民的【般涉调·哨遍】《新建构栏教坊求赞》(汤舜民生活于元末明初,这套曲作不能确定其作于元或明,因明初杂剧的演出基本为元代杂剧的延续,这里权且作为元代)。其中,杜仁杰的《庄家不识构栏》对戏曲演出以及与戏曲演出相关活动的记录最为详实、典型。在这套曲作中,作者从一位未谙杂剧演出情况的庄家人的独特视角,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当时城镇戏曲演出的情况。其中,涉及到了戏曲的剧目、剧场结构、角色装扮、念词、做打、剧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且还记录了当时戏曲演出的商业化特点,以“花碌碌纸榜”作广告,收“二百钱”才准入场,这是不可多得的、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戏曲史料。因前人对此套曲论述较多,这里不赘。

在高安道的《噪淡行院》中,作者以一个“抱官囚”的身份与口吻描绘了看戏时的感受与情景。因这个“抱官囚”抱以烦躁、鄙视或者非常人的眼光来看待当时戏剧的演出,所以对其中角色、动作等方面的描摹多贬斥、污蔑之语,如“坐排场众女流,乐床上似兽头,栾梭来报是些十分丑。”“妆旦不抹腮,蠢身躯似水牛,噪暴如恰哑了孤桩狗。”等。除此不论,就其

收稿日期: 2011-12-29

作者简介: 刘英波(1974-)男,山东鄄城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聊城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中的戏曲史料信息看,也有些可取之处:如【耍孩儿】中的“瞅粘的绿老更昏花,把棚的莽壮真牛。”交代了当时构栏演戏是有广告宣传的,而且还是有偿看戏;又由“吹笛的把瑟歪着尖嘴,擂鼓的撇丁瘤着左手,撩打的腔腔嗽。”可看出伴奏的部分乐器,有笛子、鼓等;又【七煞】中“坐排场众女流”,说明当时演出的角色为女性;“一个个青布裙紧紧的兜着奄老,皂纱片深深的裹着额楼”则交代了人物的妆饰;其中的“搽灰抹土”写出了当时人物的化妆效果,“末泥”、“孤旦”、“外旦”、“砌末”等交代了演出中的不同角色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汤舜民的《新建构栏教坊求赞》是一套为新建构栏写的赞词,其中的大多数曲词为颂赞之语,仅有其中的【二煞】集中记录了一些戏曲的史料。因篇幅不长,列于此:

【二煞】捷剧每善滑稽能戏设,引戏每叶宫商解礼仪,妆孤的貌堂堂雄纠纠口吐虹霓气。付末色说前朝论后代演长篇歌短句江河口颊随机变,付净色腆器庞张怪脸发乔科口店冷浑立木形骸与世违。要每末东风先报花消息,妆旦色舞态袅三眠杨柳,末泥色歌啖撒一串珍珠。^{[1] 1495-1496}

其中,作者分别描绘了捷剧、引戏、妆孤、付末、付净、要扮、妆旦、末泥等不同角色的任务与表现特点,如捷剧的善滑稽、引戏的协宫商等,生动形象,了解这些角色在当时的特点大有裨益。有关各个角色的具体功能特色,请参看胡忌先生的《宋金杂剧考》和元鹏飞博士发表于《国学研究》上的《明清传奇开场角色考》等系列论文。

二、对元代部分戏曲家的品评

在元散曲中,涉及到对元代曲家和曲作进行品评的作品,主要集中于钟嗣成为曲家所写的“吊曲”、个别曲家所写的咏赞曲和自述中(因贾仲明〈1343-1422后〉多数时间生活于明代,故这里对他为曲家所作的吊曲不计)。

在钟嗣成为曲家所写的19首吊曲中,有反映他重视词章的,如宫大用的“辞章压倒元白”;有重视词句的,如沈拱之“掀髯得句细推敲,举笔为文善解嘲”,鲍吉甫“两字推敲付锦囊”;有重视音律、曲调的,如鲍吉甫“平生词翰在宫商”“谈音律,论教坊,占断排场”,乔梦符的“几曲宫商大用心”;有重视语言新巧的,如赵君卿“闲中展手刻新词”,吴中立“语言辩利扫千兵”,郑德辉“笔端写出惊人句,解翻腾今是古,词坛老将输伏”等。又有对曲家影响记述的,如宫

大用“久矣声名播省台”,曾瑞卿“江湖儒士慕高名,市井儿童诵瑞卿”等。这里反映出了钟嗣成“重辞章”、“尚新奇”、“重律调”的曲学观,也表明了他对场上之曲的特点关注还不够。同时,还有对曲家生平身世评述的语句,如范子英“龙蛇梦,孤兔踪,半生来弹铗声中”,陈彦实“何其薏苡生谗间,自甘心愿就闲,转回头梦入槐安”,廖弘道“恨穹苍不与斯文寿,未成名士一丘,叹平生壮志难酬”。表达了钟嗣成对这些“不遇”曲家的惋惜与不平之情。

在钟嗣成的小令中,还有一首咏赞吉诚甫的作品。因吉诚甫为西域曲家,无生平资料可寻,故此曲对其身世的了解多有帮助,录于此:

是梨园一点文星,西土储英,中夏扬名。胸次天诚,口角河倾,席上风生。吞学海波澜万顷,战词坛甲冑千兵。律按玳衡,声应和铃,乐奏英茎。【双调·折桂令】《咏西域吉诚甫》^{[1] 1361}

同时,又在任昱和无名氏散曲中发现赞颂吉诚甫的小令两首,这里一块列于此:

羲袍宽两袖风烟,来自西州,游遍中原。锦句诗余,彩云花下,璧月樽前。今乐府知音状元,古词林饱记神仙。名不虚传,三峡飞泉,万籁号天。(任昱【双调·折桂令】《咏西域吉诚甫》)^{[1] 1017}

酌西凉万斛葡萄,喜有知音,助我诗豪。壮士夺旗,忠臣锁树,逐客吹箫。检旧曲梨园架阁,举新声乐府勾销。胆落儿曹,水倒词源,雷吼江潮。(无名氏【双调·蟾宫曲】《赞西域吉诚甫》)^{[1] 1741-1742}

由以上三首小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吉诚甫是一位游历宽广,学识渊博,精于音律,善于言谈,著辞优美,富有影响的西域少数民族词曲家。

另外,在元代散曲中还存有张可久和王举之所作赠胡存善的两首小令。因胡存善所存作品已散失,个人史料所存无几,今人知其名者甚少,故把此两曲录于此:

掌梨园乐府须知,富有牙签,名动金闺。一代风流,九州人物,万斛珠玑。解流水高山子期,制暗香疏影姜夔。胸次清奇,笑毁黄钟,识透玄机。(张可久【双调·折桂回】《赠胡存善》)^{[1] 939}

问蛤蜊风致何如?秀出乾坤,功在诗书。云叶轻盈,灵华纤腻,人物清癯。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绝妙功夫,家住西湖,名播东都。(王举之【双调·折桂令】《赠胡存善》)^{[1] 1321}

由曲中可见,胡存善应为“一代名流”、“名播东都”的人物。据门岿先生的《元曲百家纵论》所记,胡存善是与杨朝英并列的元代两大散曲编辑家之一,杨朝英编辑的主要是总集,胡存善编辑的则主要是

别集,各有特点,他对散曲的搜集、流传做出了贡献。^[2]

还有一类记述曲家身世特点的自序性曲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和钟嗣成的【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关汉卿的这套曲作大家耳熟能详,故不多言。钟嗣成的《自序丑斋》中,作者以调侃的口吻,对自己的长相、生活的状态、心理、世态等方面多有记述,处处流露出一种无奈、愤懑、自娱、复杂的矛盾心理,对了解其本人多有裨益。

三、对元代部分乐妓的描述

至于此类的曲作(有小令 22,套数 4)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文人赠送乐妓的作品,一类是乐妓自己写的曲作。其中,有些曲作对于了解乐妓的心态和生活多有帮助,而有些曲作仅为抒发闲情之作,多不足取。这里选其典型者,简述之。

如对乐妓珠帘秀的描绘。因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3],故当时的曲家关汉卿、王恽、胡紫山、冯子振、卢挚等和她交往密切,并有不少曲作赠送。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中“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便是对珠帘秀的赞美之词。其他人赠予她的曲作,多为文人的闲娱之词,评其个人与艺技者很少。但从其交往的文人较多和她本人回赠的曲作【双调·寿阳曲】《答卢疏斋》看,珠帘秀是当时一位富有才情、演技较高,有较大影响,且受文人喜爱的乐妓。

又有真氏的【仙吕·解三酲】:

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那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1][144]}

在此曲中,真氏抒写出了自己痛苦、复杂的思想情感,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一些乐妓的出身,以及凄苦的生活状况和期盼从良的心理。

另外,赵明道【越调·斗鹌鹑】《名姬》中的“燕赵驰名,京师作场。”乔吉【越调·斗鹌鹑】《歌姬》中的“教坊驰名,梨园上班,院本诙谐,宫妆样范。”也是对一些乐妓的演技与影响的赞颂之词,惜其不知所颂乐妓的名姓。

通过对元代散曲中涉及乐妓曲作的阅读,结合《青楼集》等史料中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在元代有一大批技艺高超、声名远播的女性演员活跃在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她们以低贱的身份,用精湛的

技艺为世人演出了一幕幕优秀的剧目,为戏曲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四、对戏曲故事和剧目的记录

述及元散曲中对戏曲故事和剧目的记录,我们主要发现了三种情况:一是对“西厢故事”和“双渐小卿故事”的记述,二是对一些杂剧剧目的集中记录,三是对《双渐小卿》剧编写者的记录。

咏“西厢故事”的曲作,主要体现在关汉卿的【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中。(关于这十六首曲作的作者,隋树森先生注:“右【普天乐】《崔张十六事》,往往隐括《西厢记》杂剧语,题关汉卿作,殊可疑,兹姑辑之。”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确为谁作的情况下,我们姑且从之。)其中,作者运用十六首小令,依据西厢故事的发展过程,分十六个场景叙述十六个小故事,虽对西厢杂剧中演出的故事没有突破,但可作为与之相参照的资料。此应为文人的玩赏之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厢故事的传播。另有汤式的一首小令【双调·蟾宫曲】以莺莺的口吻提到了西厢故事中的张生与红娘,描画出了莺莺相思时的场景。

关于咏唱“双渐小卿故事”的作品,有一些篇目,如宋方壶的【黄钟·醉花阴】《走苏卿》、王晔的【双调·折桂令】《问苏卿》等。其中,最具特点和典型的莫过于王晔的【折桂令】《问苏卿》,这里作者连用十五首令曲,以问答的体式,用调侃的语气,来演绎、解答二者的故事,把苏卿嫁茶商问题的答案归结为苏母的爱财上,最后以裁判的口气说“双生好去觅前程,黄肇休来恋寡情,冯魁统镘刚婚聘,老虔婆指证的明,小苏卿既已招承。风月所成文案,莺花寨拟罪名,丽春园依例施行。”^{[1][109]}颇富趣味,乃文人自娱之作。就这组曲作论,除其咏唱的双渐小卿故事为戏曲中的题材外,其本身也富有一定的戏剧性特征。另外,在一些曲作中的“双渐小卿故事”已经成了典实,作为戏曲史料的意义不大,如“雷声声梁苑,禾惜惜都城,苏小小钱塘”(【越调·斗鹌鹑】《名姬》);“最险是茶船上跳板”(【越调·斗鹌鹑】《歌姬》)等。

谈及杂剧剧目的记录,孙季昌的套曲【正宫·端正好】《集杂剧名咏情》表现的尤为典型。此套曲篇幅不长,共十支曲子。作者极富才情地把四十多个剧目的名字连在一起,以女子的口吻抒发闺怨之情,如《蝴蝶梦》《丽春院》《西厢记》《汉宫秋》《拜月亭》《倩女离魂》《琵琶怨》等等。以这些剧目的名字与现存杂剧剧目相参照,可补其缺失,也可知当时戏曲的演出之盛。

还有一则材料,值得一提。在杨立斋的套数【般涉调·哨遍】中,作者在交代写作缘由时说“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赵真卿善歌,立斋见杨玉娥唱其曲,因作【鹧鸪天】及【哨遍】以咏之。”又有【二】中的“张五牛创制似选石中玉,商正叔重编如添锦上添花。”由此可知,《双渐小卿》的最初作者为张五牛,商正叔曾对此剧进行过重编,交代了一个戏曲史实。

另,汤舜民的套数【南吕·一枝花】《劝妓女改良》中的【牧羊关】:

试点检莺花薄,细摩挲烟月文,真乃是有奇花便有东君。玉箫女结韦皋两世丝萝,苏小卿配双渐百年眷姻。谢天香遂却耆卿志,李亚仙疼煞郑生贫。薛琼英大享着奢华福,韩素梅深蒙雨露恩。^{[1]1515}

其中,涉及到了玉箫女、韦皋、苏小卿、双渐、谢天香、耆卿、李亚仙、郑生、薛琼英、韩素梅等剧作中的主要人物,可从中析出多个曲家的多个剧目,如关汉卿的《谢天香》等。

五、元代散曲中戏曲史料的价值

论及元代散曲中戏曲史料的价值,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补遗价值,二是认识价值,三是文学史价值。

所谓补遗价值,主要是指由于元散曲中一些戏曲史料的存在,弥补了一些曲家生平、一些戏曲剧目和舞台演出等方面的缺失,如上文中提到的《庄家不

识勾栏》中对剧场、角色等方面的记述,就充实了人们对当时剧场演出的认识;又如咏赞吉诚甫、胡存善的曲作,则弥补了这两位曲家生平史料缺失的遗憾;又杨立斋【般涉调·哨遍】中的“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知商正叔曾重编过《双渐小卿》等。

所谓认识价值,主要是指通过对元散曲中有关戏曲史料的阅读与研究,使我们对当时戏曲演出、曲家的特点、乐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戏曲故事与剧目等,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上文所举记述戏曲演出的曲作,以及咏“西厢故事”和“双渐小卿故事”的作品,均能说明这一问题。固然,这种了解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但它至少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评价元代戏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它的相对前沿性(第一手材料)的特点值得重视。

对于文学史价值,我们认为在了解前两种价值的基础上,这些史料的存在还为元代戏曲史、元代文化史、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化史等史书的修撰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从而弥补原来书写中的一些断层或残面,为元代戏曲在戏曲史、文化史中的历史定位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 [1] 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2] 门岗.元曲百家纵论[M].北京:教育技术出版社,1990:140-141.
- [3] [元]夏庭芝.青楼集[M]/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9.

The Historical Drama and Its Value of Sanqu in Yuan Dynasty

LIU Ying-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some historical drama in sanqu in Yuan dynasty. These historical dram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One is about the Yuan Opera, one is about some opera workers, one is about some music prostitutes, and last is about the opera stories and opera repertoire. So the historical drama have important value.

Key words Sanqu in Yuan Dynasty; historical drama; value